

## 血源之詩

第二名 應外一乙 姜祐翔

我能感覺到情況一天天惡化。我所剩的時間不多了。我能感受到生命正在一點一滴地流逝——咳血、持續的疼痛，那隻手臂也日漸消瘦。

各種方法都試過了，不論是不同的醫生、無數種藥物，甚至是痛苦的手術，全都無效。

我只能接受最後的選擇——雅南，一個據說擁有能治癒一切疾病的特殊療法的地方。

我對這些傳言沒有任何實質的證據，但這是我僅存的希望，也是最後的希望。

即使所聽之事都像是虛構，我也已別無選擇。時間不多了。

我將一些必需品匆匆塞進行李箱，戴上了遮雨的兜帽，踏上了馬車。

我從未離開過這座小鎮，我自幼便住在這裡。

我的父親是一名軍官，總是忙於工作。但在他難得的閒暇中，他教會我如

何保護自己，以及基本的傷口處理知識。

我從不明白他為何這麼堅持要我學會這些技能，只希望自己永遠不必用上它們。

我朝窗外望去，月亮高掛在夜空中，彷彿正注視著沉睡中的萬物。

馬車因年久失修而發出咯吱聲。

我的眼皮逐漸沉重，只盼能看到明日的日出。

我失去了對時間的感知。當我再次看向窗外時，黎明已悄然來臨。

我從馬車上走下，向將我帶來此地的車夫致謝，並付了些錢作為車資。

我沿著雅南的街道緩步前行。四周一片死寂。我穿過這座城市，尋找著人們告訴過我的那間診所。據說，那診所的主人名叫約瑟夫卡——一個確實很特別的名字。

走著走著，我看到一位老人坐在輪椅上。他戴著一頂早已破舊的高禮帽，眼睛上纏著白色繃帶。他瞥了我一眼，臉上浮現出一抹詭異的笑容。

「歡迎你，疲憊的旅人，來到偉大的雅南之城。你一定歷經了無數苦難。你的故鄉，被一種幾乎無人倖免的病症所折磨。你在痛苦中掙扎，你的親人也是。就像是一種詛咒。」

「但你仍有希望。用於療癒的血液——雅南的血之交易——是種特別的東



一聲尖銳、痛苦的嘶鳴撕裂空氣。那頭怪物突然燃燒起來，火焰將牠吞噬。牠在烈焰中扭曲哀嚎，抓撓自己的身體，直到倒地成灰，彷彿從未存在過。

我還來不及反應，另一種東西便爬上了我身。一種輕盈、迅速而細碎的感覺——無聲，卻無處不在。我低頭看去。

數十個蒼白瘦弱、異形般的生物緊緊攀附在我身上。牠們細長的手指在我皮膚上來回撫摸，臉上的表情不停抽搐，低語著我聽不懂的語言。

那聲音令人脊骨發寒——非人，非語，如同不該存在於這世界的聲音。其中一隻伸出手，輕輕觸碰我的臉。

我還來不及反應，牠便覆蓋了我的雙眼。

一切隨之陷入黑暗。

我猛地吸氣醒來，胸膛起伏不定，喘息粗重。

那些怪物留下的觸感仍緊貼在我身上——冰冷而黏膩。

我頻頻眨眼，努力讓視線恢復。血療師已經不見蹤影。

我慢慢坐起，腦中還殘留著夢魘的影子。我的視線落在雙臂上——裹著染血的繃帶。但在那之下……

不再是瘦弱枯乾的模樣，而是強壯、健康的。有效了，我在心裡想。

我將雙腳垂下手術台，穩住身體，注意到門邊的長凳上放著一張紙條。我撿起它，粗糙的紙觸碰著指尖。

上面寫著短短一句話，簡單卻難以理解：

「尋找蒼白之血，以超越狩獵。」

蒼白之血？狩獵？

這是什麼鬼話？我皺起眉頭，胸口升起不安的感覺。

我推開了房門，空氣沉重而滯悶。

踏進走廊，診所異常地寂靜。安靜得令人發毛。

我慢慢地下樓，每一步都格外謹慎。

然後——我聽見了聲音。遠處傳來些什麼，微弱，卻不尋常。

有什麼東西在這裡。

而且，哪裡似乎非常不對勁……

我朝那間放置病床的房間望去。

混亂。

原本整齊的空間如今一片狼藉。病床翻倒，車輪還發出輕微的吱嘎聲。

藥瓶被掃落架子，碎裂一地。空氣中瀰漫著濃烈的藥味，卻被某種更糟的氣味壓過——那股金屬般刺鼻的血腥味。

然後，我看見了地板上的痕跡。

血跡。厚重、斑駁，深深滲入木質地板，蜿蜒朝某個方向延伸——那是我不願相信的畫面。

一頭野獸。

牠蹲伏在一具屍體上，像餓壞了的野獸般啃咬著。那怪物體型龐大，渾身覆滿糾結沾血的毛髮，黑灰中夾雜著殘紅。

牠的四肢緊貼地面，低伏如狼。背脊高聳，皮下骨骼移動時隆起如山。

牠的頭顱——似狼又非狼，拉長變形，如同被詛咒扭曲的骨骼——猛地一顫，再次撕咬眼前的屍肉。

喀嚓。

骨頭在牠齒間碎裂的聲音刺入我神經。

我感到一陣反胃。想嘔吐，想逃跑。

但我不能動。

一絲聲響、一點動靜，都可能要了我的命。

而我唯一的出口，就在那頭怪物身後。

金屬聲。

那頭野獸停下了動作。

牠的耳朵微微抽動。

頭顱猛地抬起——這是我第一次看清牠的臉。

那與夢中所見毫無二致，甚至更為可怖。

牠的吻部滴著尚未凝固的鮮血，獠牙鋸齒狀地嶙峋不齊，如碎裂的玻璃。那雙眼——蒼白、深陷，裡頭潛藏著一種非人的氣息——緊盯著破碎的

燈具。

牠發出一聲低沉的咆哮，震動著空氣。  
我幾乎不敢呼吸。

但——

叮啣。

我的手肘不小心碰倒了一個玻璃瓶。

它翻滾、墜地、碎裂。

寂靜。

那頭野獸轉過身來。

牠看見了我。

我拔腿就跑。

朝著出口狂奔，心跳在耳邊轟然作響，如戰鼓疾鳴。

但，一個人怎么可能跑得過野獸？

牠在瞬間便撲到我身上。

鋒利的爪子將我撞倒在地，粗獷的低吼在耳邊震響，利爪深深刺入我的血肉之中。

我放聲尖叫——那是一種絕望而無力的哀鳴。

拜託……讓這只是一場夢吧。

讓我在晨曦中醒來……

我在哪裡？我死了嗎？這是什麼地方？

我撐著身子從地上爬起來。這裡的地板不是診所裡的木地板——而是冰冷而不平整的鵝卵石。我的四肢顫抖着，仍然麻木，彷彿還未從剛才的遭遇中恢復。慢慢地，我站了起來，感官逐漸清晰。這裡的空氣不同，清新而未被污染。頭頂上的月亮異常巨大，蒼白的光芒為這片土地披上了一層夢幻般的薄紗。

在我面前，一條小徑蜿蜒通往一座建築——像是某種工坊，建築風格古舊但堅固。然而，我還看到了其他東西。

一個身影站在小徑的盡頭，一動也不動。

她披著一件棕色針織披風，紅色的兜帽垂下，露出她的臉龐——柔和、蒼白，帶著一種詭異的安詳。她的雙手輕輕地合握在身前，彷彿在等待。她的靜止讓我屏住了呼吸，卻感受不到一絲惡意。她有著一種如夢似幻的美麗，蒼白的膚色竟透著難以言喻的健康。那雙灰色的眼睛……像是承載了這個地方過去與現在的故事。

我小心翼翼地走近她，腳步緩慢而猶豫。經歷了那麼多後，警惕已成本能。但……這個地方與其他地方不同。它給人一種安穩、平靜的感覺——彷彿

是夢魘中的一片淨土。

就在這時，那個身影動了起來。

「你好，善良的獵人。」她的聲音柔和、撫慰人心。「我是人偶，在這夢境中守護你。你將狩獵野獸，而我會在此，為你膽小的靈魂壯膽。」

她似乎察覺了我臉上的困惑，於是繼續說道，微微傾著頭：「你有和格爾曼說過話嗎？他曾是獵人，早在很久、很久以前。如今他只負責指引後來者。他模糊、在現世中難以見到，但他仍留在這夢中。這便是他的使命。」

她一邊說著，一邊抬起她的手，指向遠處的工坊。

當我走上階梯，腳下那陳舊的木板發出輕微的吱嘎聲。首先撲面而來的是火焰的暖意，在牆壁上投下跳動的影子。房間內陳列著各式各樣的武器——精巧、致命，卻又美得驚人。每一件都是藝術品，帶著某種我尚未理解的目的而被打造出來。

我的目光在那些設計精細的武器上來回游移，彷彿能感受到它們潛藏的殺意與優雅。然後，在房間的一角，我看見了他——一位坐在輪椅上的老人。

他抬頭看著我，表情難以捉摸。「啊哈……你一定是那位新來的獵人吧，」他喃喃道。「歡迎來到獵人的夢境。這裡，暫時就是你的家了。我是……格爾曼，一位獵人的朋友。你現在大概還是一頭霧水吧，不過別太費神去想這些了。」

出去殺幾頭野獸，這是為了你好。這就是獵人該做的事……你會習慣的。」

他的語氣有種讓人不安的決斷感，彷彿命運早已註定。

「這裡曾是獵人的避風港，」他接著說，目光遠望。「一間能用血強化武器……與血肉的工坊。我們現在的工具不如從前那麼齊全，但你可以隨意使用任何你找到的東西。包括那位人偶，如果你願意的話……」

「獵人？」我幾乎是用耳語說出來。「我不是什麼獵人。」

格爾曼的神情毫無改變。「但你簽了契約，對吧？」

那一刻，真相如重錘般擊中我心頭。契約、輸血、惡夢。我雖得到了治癒……但代價是什麼？

「月亮靠的很近了，」格爾曼低聲說。「今晚的狩獵將會漫長。如果那些野獸讓你快要撐不下去……」

他沒有把話說完。但他那語調、他的存在——都透著一種說不清的違和。彷彿他早已在這夢中待得太久了。

當我重新踏出屋外，我感受到腳上輕輕的敲擊，令我低頭望去。那些曾在夢魘中見過的小巧異形生物正聚集在我腳邊。

「啊，小傢伙們，」人偶在我身後輕聲道。「夢境的居民。他們會尋找像你這樣的獵人，崇拜並侍奉著他們。他們雖不語言……但依然可愛，不是嗎？」

那些小東西伸出手，遞來某樣東西——是一根手杖。狀態良好，木質的身軀光滑流暢，金屬部分在月光下閃爍著微光。我檢視它時，手指觸碰到握柄上的一個小開關。我按了下去。

咔嚓——手杖解構開來，分段展開成一條帶刺鐵鞭。沿鞭身的刀刃在火光中閃爍著致命的鋒芒。

一把詭兵器。

接著，他們又遞給我一把燧發手槍。但這不是普通的手槍。我從它的重量能感覺出來，還有那些子彈旁淡淡的銀光——水銀彈。

我父親曾提起過——這些子彈混合了使用者自身的血液，以慘痛的代價換來更強的威力。

最後，他們給我一套獵人裝束。上等皮革，深沉如深淵，裁剪得體。我毫不費力地穿上它，感受到它的份量與防護。

胸前那枚閃耀著銀光的十字項鍊，是獵人狩獵野獸的神聖象徵。

我戴上帽子與面罩，轉向鏡子。映入眼簾的，不再是那位虛弱、命在旦夕的病人，而是一名獵人。

某種情緒在我心中浮現——是興奮？還是恐懼？也許兩者皆有。

我的餘光捕捉到人偶正注視著我。

「你看起來已準備好了，善良的獵人，」她那如往常般平靜的聲音響起。「願你在現世中找到自身的價值。」

她伸手指向其中一塊墓碑。

我走上前去，指尖輕觸那冰冷的石面。

當我閉上雙眼，四周的世界開始模糊——狩獵，開始了。

當我再次感受到周遭的氣息時，我已回到了診所。

那盞古怪的燈矗立在我身旁，發出神秘的紫色光芒。小使者們聚集在燈座旁，牠們骨瘦如柴的手指微微顫動，彷彿在告訴我它仍與獵人夢境相連。

遠方，仍能聽見那頭野獸的聲音——牠的低吼在走廊中迴盪不絕。我抓起燈，將它繫在腰間，繼續前進。

同樣的房間。

同樣的野獸。

但這一次，我已準備好了。

當牠嗅到我的氣味時，立刻撲了上來。

砰！

我舉起手槍，朝牠的肩膀開了一槍。子彈命中，野獸踉蹌著怒吼。

撲嗤！

我衝上前去，將手杖尖銳的槍頭猛然刺入牠的胸膛。

滴答。滴答。

鮮血順著武器緩緩流下，野獸發出窒息的低吼。

我將手杖抽出，看著牠倒在地——不再動彈。

再也無法追著我不放。

一種奇異的感覺悄然湧上心頭。

那種激昂。

那種興奮。

那股血與鋼的衝擊感。

狩獵。

它讓人……沉醉。

這些思緒在我腦中盤旋，我站在那頭無生命的野獸面前。

是血的影響？

還是……某種更深的東西？

我搖了搖頭，把雜念拋諸腦後，目光落在房間側邊的一扇門上。那扇門似乎上了鎖。我輕輕敲了敲門，一道柔和的女聲從門後響起。

「你……是在外獵殺嗎？真抱歉……我不能開門。我是約瑟夫卡。這裡的病人不能暴露在感染之下。我知道你是為我們、為這座城而戰，但……很抱歉，這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。」

我聽見門底傳來輕微的滑動聲。一個小容器從門縫中遞了出來，裡面裝著幾瓶玻璃瓶與注射器。標籤是用端正的字跡手寫的。

「治癒用血瓶」

注射器乾淨，似乎經過特殊改裝。設計俐落、簡潔——為了生存而打造的工具。

「希望這些能在你旅途中派上用場。今晚將會漫長，但黎明終將到來。像你這樣的人，絕不會令我們失望。我相信。等到這場狩獵之夜結束，我們便能面對面地交談，那時我終於可以看看你的模樣了……我不該這麼想的，但我其實……很期待。所以，請務必小心。願你獵運昌隆。」

我停留了一會兒，讓她的聲音在耳邊迴盪，柔和得如同百葉窗後透出的微光。隨後，我深吸一口氣，轉身走向診所的主出口。

我推開大門，踏入夜色之中。

天際泛白——和我初到此地時一模一樣的時間。但怎麼會？明明感覺已經過了那麼久。

空氣清新，然而其中仍潛藏著一股焦灼之氣——像是什麼正在燃燒。我沿著街道前行。

遠處站著一群亞南居民，身穿該城特有的衣著。

其中一人特別引人注目——一名穿著破舊獵人外套的男子，頭戴一頂歷經風霜的高帽。

我小心翼翼地靠近。

當我走得更近，便聽見他們低聲喃喃：

「這是詛咒……這是該死的詛咒……」

「這座城完了。」

「以威廉大師的名義……」

然後，他們注意到了我。

也正是在那時，我真正看清了他們的臉。

他們的雙眼——瞳孔已化為病態的漿糊，那是瘋子才有的空洞目光。

他們的五官逐漸變形，口水從嘴角滑落，身形已瀕臨非人的邊緣。

他們手中握著生鏽的斧頭，鈍刃仍滴著鮮血。

而後，我看見他們腳邊躺著的東西——

一名男子，一位像我一樣的外地人。

他的外套被鮮血染透，手臂被撕裂，與肩脫離。

那軀幹布滿非人的傷痕，而他的頭顱——被斬下，怪異地躺在一旁。

「該死的野獸！都是你害的！」

三名男子朝我撲來，狂怒地怒吼著：

「喔，野獸！你這髒東西！我要把你腦袋打成一灘爛泥！」

我迅速後退，堪堪避開第一人的攻擊。

砰——

我舉槍開火，子彈命中第二人頭部，他應聲倒地。

我毫不猶豫地啟動手杖的機關，

金屬節段瞬間展開，化為一條殘酷的鋸刃鞭。

我揮鞭掃擊，切開血肉與骨骼，鋒利的刀片無情地肆虐。

我站在那裡，看著最後一人倒下。

我滿身鮮血——但全不是我的。

我抹去臉上的血跡，繼續沿街前行。

這些人……都瘋了。

為了什麼？

那些野獸是從哪來的？

然後，我終於明白了。  
亞南。  
血療。  
街頭遊走的野獸。  
是血。

我想起曾讀過的一句話：雅南生產的血比酒還多——因為血，比酒更令人沉醉。

這用來治癒的血……才是真正讓人化為野獸的根源。  
而這座城市對它的盲目依賴，早已失控。

那相同的血，如今也在我體內奔流。

一股冰冷的恐懼，悄然湧上心頭——

我……會不會，也變成他們那樣？

在那念頭尚未沉澱之時，一陣劇痛猛然撕裂我的肩膀——

我中槍了。

我咬緊牙關，掃視四周。然後我看見他——一名獵人，蹲伏在屋頂上，手持步槍，正準備再度開火。

我立刻翻身躲到一輛傾倒的馬車後方，另一顆子彈擦肩而過。

我的肩膀劇烈灼燒，痛得像地獄，但獵人服吸收了大部分衝擊，子彈未能貫穿。

我瘋狂地翻找口袋，尋找任何可用之物。

我的手觸到了一個小瓶——血瓶。

那原本因恐懼而升起的「變成野獸」的念頭，在瞬間消失無蹤。

我毫不猶豫地將注射器插入大腿。

血液奔流於體內，迅速地注入力量，驅散痛楚。我站起身，呼吸逐漸平穩。

那名狙擊手似乎將目光轉向了別處。

我循著他的視線看去——

街道盡頭，站著一位高大的身影。

他身穿黑色獵人服，但款式與我不同；雙眼被染血的繃帶遮住，白髮垂落

肩頭，一枚銀色十字架懸掛胸前。

狙擊手再次瞄準。

我搶先開槍。槍聲劃破夜空。

狙擊手應聲倒地，了無生氣。

那名高大的男子轉過頭來。

他先看了眼倒地的狙擊手，再看向我。

接著，他輕輕地抬起帽簷，微微點頭致意。

「喔喔，是個獵人啊？你幫我解決了那個渣滓。」

他的聲音平靜，卻隱隱帶著一種難以捉摸的語氣。

我更仔細地觀察他。那繃帶……讓我想起了那位血液主事者。

「我叫蓋斯科恩。是個神父，也是一名獵人。」

他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用鼻子嗅著空氣。「你聞到了嗎？今晚的空氣……有些不同。」

「人們踏上獵途，卻以野獸的模樣歸來。」

他低聲笑了笑。

「如果它會動，那它一定是野獸。就算它不是……唔，也別心存僥倖。哈哈哈哈哈。」

儘管他在笑，語氣裡卻沒有半分幽默。

即便如此，他是名獵人，看起來還算清醒。

「我們得繼續前進，到處都是野獸……我已經開始喜歡這場狩獵的氣味了！哈哈哈哈哈！」

我們並肩在城市中殺出一條血路。

蓋斯科恩毫不留情，揮舞著那把巨斧，每一擊都帶著驚人的力量，輕易斬

斷血肉與骨頭。他是一位經驗老到的獵人。

我們前進途中，他開口說話了。

「今天出門獵殺前，我送給我女兒一份生日禮物。我沒什麼能給她的，但那是我能找到最好的東西。一條乾淨、細緻的白絲帶。她戴上真的很好看。」

他語氣短暫地柔和了下來，隨後轉頭望向我。

「答應我一件事，獵人。如果我出了什麼事……帶她去個安全的地方，照顧她。」

我猶豫了一下。

蓋斯科恩輕聲笑了。

「啊，沒什麼啦。只是個男人無聊的嘮叨罷了。走吧，狩獵還沒結束呢。」我們繼續踏上前方的道路。

大橋橫亙在我們眼前，延伸進那無盡的夜色之中。街道詭異地寂靜，連一頭野獸都不見蹤影。

有些不對勁。

地面開始顫抖。

隨後，一頭龐然巨獸拖著身軀爬上了橋面。

我從未見過如此模樣的東西。

它貌似有3層樓高，一張痛苦扭曲的臉龐，兩支巨大的角從顱骨中突出，如同某種可怖的麋鹿。它的右臂粗壯如橡樹，每根利爪幾乎與我整條前臂等長。我感到背脊發涼。

我向蓋斯科恩。他臉上的震驚一閃即逝，隨之而來的，是一抹興奮的笑容。

「這惡臭的血腥味，」他低聲道，「今晚，沒有野獸能倖免。」

他猛地衝了出去。

巨獸的爪子猛然砸下，但蓋斯科恩身手矯健，迅速閃過那致命的一擊，隨即揮斧還擊，砍出一記驚天動地的重擊。

我甩開心頭的恐懼，投入戰鬥。

「削弱牠的四肢！」蓋斯科恩喊道。

我彈出手杖，節段分離化作利鞭。長鞭甩出，狠狠撕裂野獸的左腿，血肉橫飛，但我沒有停手。

「小心！」

我勉強閃過巨獸的利爪，距離只有幾寸之遙。

蓋斯科恩咆哮著，再度將斧頭砍向牠的腿。伴隨一聲令人作嘔的碎裂聲，巨獸一膝跪地，重重撼動橋面。

現在正是機會。

我揮動長鞭，纏住那粗壯的手臂，用盡全力拉扯，將那塊血肉硬生生撕裂。肌肉與筋骨隨著鞭刃爆開。

巨獸轟然倒地。

蓋斯科恩把握住了時機。他躍上巨獸的背，斧頭高舉過頂。

「Umbasa，」他低語。

斧刃猛然落下，深深嵌入野獸的頸骨。

牠發出一聲撕裂夜空的哀嚎，鮮血如雨灑落在鵝卵石鋪成的橋面上。

但這還不夠。

伴隨一聲震天怒吼，巨獸猛力掙脫，將蓋斯科恩拋飛出去，重重撞在橋邊的護欄上。

我來不及確認他的狀況。

巨獸怒目轉向我，那龐大的手掌朝我猛然砸下。我在最後一刻躲開，衝擊力將地面砸得粉碎。

我調整呼吸，穩住身形。

巨獸將掌心再度拍向地面。

破綻。

我衝上前去，將手杖狠狠刺入牠的血肉深處，把那隻巨掌牢牢釘在橋面上。牠掙扎著，怒聲咆哮。

我舉起手槍，對準牠的頭顱。

「Umbasa，」我輕聲說。

槍聲響徹夜空。

伴隨著槍聲那頭巨獸，終於倒下。

我沒時間喘息，立刻奔向蓋斯科恩，喊著他的名字。

沒有回應。

我找到了他——他已經昏迷不醒。

我從口袋裡掏出另一瓶血瓶，按進他的手臂。

「拜託了，醒醒……」我幾乎要哭出來了。

然後他動了。

「該死的……你大可不必這麼做……但我心懷感激。」

他瞥了一眼那隻巨獸的屍體。

「所以你辦到了，嗯？你可不是個新手獵人啊。你是從哪學會的？」他露出滿意的神情問道。

「是我父親教我的。在我還小的時候。我從沒想過，這些本事有一天會派

上用場。」

「看來，的確派上了。還救了我們的命。」

我扶他站起來。

「唉……又來了，」他低聲咕噥，一手扶住額頭，似乎在忍著劇痛。

他踉蹌了一下，我急忙扶住他，免得他倒下。

「你還好嗎？還需要血嗎？」我問。

「我沒事，」他回道。「今天就到這吧。你自己多保重。」

「你也是。」

我目送他走下街道，身影漸漸消失在夕陽的餘暉中。

我真的很擔心他。

在這個滿是瘋狂與怪異的世界裡，他是我遇到的少數清醒的人之一。他引

領我，將我帶入這場狩獵之中。

我只希望——我們還能再見。

一股濃烈刺鼻的氣味瀰漫空氣——燒焦的血肉。

我往橋邊探頭望去。

底下的街道上，成群結隊的亞南市民徘徊不休——或許是幾十人，或許是上百人。他們手持乾草叉、斧頭、彎刀與火把。街上堆滿了燃燒的屍體——是

野獸，還是人類，我已分不清了。

我不想再停留在這裡。

我踏入亞南的街道，繼續前行。

走著走著，一股熟悉的味道撲鼻而來——薰香。

我順著香氣來到一扇窗前，從屋內飄出音樂盒柔和的旋律。

我敲了敲窗。

一個孩子的聲音傳出。

「你……你是誰？我不認得你的聲音，但我認得那味道……你是獵人嗎？那請你幫我找媽媽好嗎？爸爸出去狩獵後就沒回來了，媽媽說她要去找他，可是現在她也不見了……只剩我一個人，我好害怕。」

我猶豫了一下。這樣的請求，我怎麼可能拒絕？

「當然。我會幫你找她。妳有沒有什麼能讓我辨認妳媽媽的東西？」

「喔，謝謝你！我媽媽戴著一枚紅寶石胸針，很大、很漂亮，你一定會看到的。」

她頓了頓。

「啊，還有！我差點忘了！如果你找到媽媽，請把這個音樂盒交給她。裡面放的是爸爸最喜歡的曲子。當爸爸忘記我們的時候，我們就會播放這首歌讓

他記起來。媽媽真是的，怎麼可以忘了帶它就跑出去了！」

我點了點頭，走近窗邊。

「別說媽媽傻，孩子，」我輕聲道，一邊伸手接過那個音樂盒。

她遲疑了一下，還是把它遞給了我。我雙手接住，低頭看著她。

「如果我找到什麼，我一定會來告訴妳。」

「謝謝你，善良的獵人！」她的聲音中滿是希望。

一枚紅寶石胸針，嗯？

我只希望……我不會在最不想看到的地方，發現它。

血液。野獸般的詛咒。一切的開端究竟源自何處？

是誰供應這些人血的？

一排燃燒的馬車擋住了我的去路。我環顧四周尋找通路。距我不遠處，我發現有一道梯子通往下層街道。

我不知道那裡有什麼在等著我，但在確認過周遭環境後，答案顯而易見——別無他路。

於是我爬了下去。

出奇地，那梯子狀況良好——堅固，沒有一點鏽蝕。與這座破敗的城市格格不入。

我的靴子輕聲踏地，發出沉悶的「撲通」聲。接著——我聽見了什麼。低沉而沙啞的咆哮，在不遠處迴盪。我放輕腳步，小心翼翼地移動，繞過牆角窺視。就在那裡。

一個龐然大物，身形幾乎與一棟房子一般高大。牠雙手握著一塊巨大的水泥磚，像武器一樣抬了起來。

牠轉身與我四目相對。

幾小時前的我，也許會嚇得僵住，也許會轉身逃跑。

但現在……一切不同了。

我想起蓋斯科恩曾用過的技巧——而我準備好親自嘗試。

我站定腳步。

那隻野獸咆哮著衝來，揮舞著磚塊朝我頭頂砸下。

我舉起手槍，朝牠的肩膀開火。

子彈命中，將牠打得失去平衡。牠踉蹌地向前撲去，單膝跪地。

我毫不猶豫。

我衝上前，縮短與牠的距離。

這是我第一次，全然帶著殺意出手。

我將手臂深深刺入牠的胸膛，穿透皮肉與骨頭。

牠發出痛苦的哀嚎，全身抽搐。

我的手摸到了牠還在跳動的心臟。

我握緊拳，連同連結的器官一起扯了出來。

鮮血濺滿我全身，溫熱而濃稠。

我站在那裡，滿身血污。

然而，我沒有退縮，沒有顫抖。

我感到更強壯了。

那隻野獸倒在我身旁，身體最後抽搐了一下，然後——不再動彈。

我能感受到那股血液正在我體內奔流——灼熱，振奮人心。

令人滿足。

一陣寒風將我從思緒中驟然喚醒。微風吹拂，吸引了我的注意——原本被那頭巨怪擋住的路，如今顯現出一條通往城市更深處的階梯。

我將燈籠掛在腰間，踏上階梯往下走去。

周圍的牆壁破碎不堪，油漆剝落，每一步都讓木地板發出令人不安的嘎吱聲。我全身神經緊繃，準備隨時應對從黑暗中撲來的危險。

我緊握著我的手杖。在這種狹窄的空間裡，槍械幾乎派不上用場。

「喔，來了一位獵人，是吧？」

一道成熟女性的聲音突然從我身後響起。

我猛地轉身，驚恐之下揚起手杖準備攻擊——

但我什麼也沒打中。

我急切地掃視房間，尋找聲音的來源。

然後，我看見了她——一個靜靜地站在柱子旁的身影。

「還是一位外地人？你真是摻進了一場爛攤子。尤其是今晚。」

「你是誰？」我謹慎地問道。

「在介紹自己前就問別人是誰，不覺得有點沒禮貌嗎？」她的聲音帶著自信與一絲戲謔。

我知道對長輩該保持尊重。這是我從小學到的其中一課——即使在這樣混亂的夜晚也不例外。

「我原本是個外地人，來這裡是為了治病……而後因種種原因參與了這場狩獵。」

「所以跟其他人也沒什麼兩樣，嗯？」她打量著我。

「但你——你跟我見過的那些蠢種不太一樣。我不會說你毫無懼意，但你

比他們更勇敢。不過……恐懼並不總是壞事。若我們心中無懼，那我們與野獸又有何分別？」

她朝我走近，伸出手。

「來，拿著這個。歡迎新獵人的一點小禮。」

她把幾瓶血瓶放入我手中。

我猶豫了一下，然後把它們放進大衣口袋。

「為最壞的情況做好準備吧，」她說道，「這裡已沒有人類，只剩那些嗜血的野獸。還有……保持理智。我不希望你成為我的下個獵物。」

我盯著她，仍然保持警惕。

她的語氣忽然轉冷——低沉而銳利。

「我不獵野獸，」她說。

停頓了一會。

「我獵的是那些在狩獵中迷失的人。」

這句話像煙霧般飄蕩在空氣中，久久不散。

我低頭望著她交給我的血瓶。

「你還站在這裡幹什麼？」她突然問道。「獵人，就該狩獵。」  
我深吸一口氣，重新整理思緒，朝她最後看了一眼。

然後穿過後門，再度走入夜色之中。  
我走進了一片開闊的地帶——或許是一座廣場。中央矗立著一座噴泉，早已乾涸且破損不堪。周圍的長椅以各種方式被摧毀……唯獨剩下最後一張。

我走向那張倖存的長椅，拍掉椅面上的灰塵，坐下來稍作休息。

我從身上取出幾個用完的血瓶空瓶，將我隨身攜帶的酒精倒進去。「留著也沒用，」我低聲對自己說，一邊將布條塞入瓶口。燃燒瓶——簡單，卻實用。

「這場狩獵還要持續多久……？」我喃喃自語。然後想起了診所裡那張紙條：尋求蒼白之血以超越狩獵。

但，什麼是蒼白之血？我又該如何尋得？

思緒如潮水般湧來。

蓋斯科恩呢？

他是否已經回家，與女兒團聚？

那個小女孩……她還好嗎？

——咚。

教堂的鐘聲打斷了我的思緒。

「教會……」我低聲呢喃。某種本能在驅使我——告訴我答案就在那裡等著我。

這時，一聲尖銳的尖叫聲回蕩在亞南的街道之中。

淒厲。恐懼。是人類的聲音。

有什麼不對勁。非常不對勁。

寒意順著脊椎竄起，胸口被不安緊緊攫住。

有什麼……或某個人……即將失去。

我朝著那聲音奔去，最終來到一座墓園前。

我推開鐵門，冰冷的金屬穿透手套，沁入掌心。

墓園裡，地面上滿是野獸的屍體。

鮮血塗滿了墓碑，牆上沾著碎裂的血肉，內臟像惡夢中的綢帶般被甩灑在四周。

他就在那裡。

他不斷揮舞著斧頭，一次又一次，砍向眼前那頭野獸殘破的屍體。

那已不再是個能被辨認的形體。

他緩緩轉過身來，嘴裡吐出一口寒冷而沉重的霧氣。

哪裡不對勁。

我剛想開口，他卻搶先說話了——

「街上都是野獸……你遲早也會變成牠們的一員。」

我的心臟仿佛停滯了。  
「不……」我低聲喃喃。

然後，他衝了上來。  
我呼喚著他的名字，懇求他，問起那條白色緞帶——他女兒的生日禮物。但一切都徒勞無功。

他的攻勢兇猛而不留情，劍痕般的傷口在我身上綻開，鮮血潺潺流出。而他，彷彿越沾染鮮血，便越發興奮。

「喔，那是什麼味道……那甜美的血啊……喔，它在歌唱！足夠讓一個人發瘋。」

我顫抖著手，摸向口袋裡的音樂盒。

我轉動發條，那熟悉的旋律飄進空氣中。

他頓住了。

雙手抱著頭，痛苦地掙扎。

接著——他開始變化。

他的手指扭曲，化為利爪；獸毛迅速蔓延全身。

繃帶滑落，我看見了那雙眼睛——血之醉獵人的雙眼。

他不再是我所認識的那個人。

不再是蓋斯科恩。

早已無法挽回。

我必須做身為獵人該做的事。

但這並不容易。

他的獸形讓他變得更加凶猛——更強，更快，瘋狂不已。

他撲了過來，將音樂盒從我手中撞飛。

我伸手去抓——太遲了。

它撞上牆面，碎裂成無法復原的碎片。

我來不及多想。

他又撲了上來，比之前更加兇殘。

我觀察著他的動作，仔細研究他的姿態。

那毛髮……火焰！

我從外套中抽出一瓶燃燒瓶，點燃布條，猛地擲出。

瓶子碎裂，烈焰吞噬了他。

他在火中哀號，翻滾、亂竄，徒勞地試圖撲滅身上的火焰。

他終於倒下，我奔向他的拐杖將他壓制。

舉起武器，準備結束這場悲劇。

他最後低語，聲音微弱如風——

「原諒我……」

我將拐杖深深刺入他的心臟。

然後，我崩潰倒地——不僅是因為疲憊，更因為那殘酷的真相。我殺了他。

那個曾引導我之人。

那個小女孩的父親。

我試圖讓自己堅強起來。

但就在那時……我看見了她。

或者說，她所留下的殘骸。

一具女人的屍體。

被野獸殺害。

頸部被利爪撕開，胸口被獠牙撕裂成血肉模糊。

而在她的領口上，別著那枚紅寶石胸針。

我跪倒在地，淚水奪眶而出。

「不……不……」我低聲呢喃，「這不是真的……」

我曾許下的承諾——我所緊緊抓住的最後一線希望——全都破碎了。

無人倖存。無人可救。

也再無所依靠。

只剩下那枚紅寶石胸針。

我將它握在手中。

「哦……上天啊……你為何要如此殘忍……？」

我撐起身子，仍心神不寧——被剛才所發生的一切深深震撼。

我的雙手顫抖著，在塵埃與血跡之中搜尋那個音樂盒破碎的殘片。

我一塊塊地撿起，努力將每一個碎片找齊。每一片都很重要。

當我確定它們全都在手中後，我轉向蓋斯科恩的遺體。

那條銀色項鍊仍靜靜垂掛在他的頸間。

我輕輕地伸出手，極其小心地解開它……然後將它戴在自己的脖子上。

這是他的部分——我將它帶走，繼續前行。

我取出剩下的燃燒瓶，小心地放回我的外套中。

接著我轉身，望向他們的遺體——他的，還有她的。

我一具一具地將他們抬起，並排擺放在一起。

我盡我所能地輕柔而莊重。

父親。

母親。

我在寂靜中為他們整理姿態，試圖讓他們看起來……安詳、完整。即使身處這樣的世界裡，也能獲得片刻的寧靜。

然後，我點燃了火。

火焰緩緩升起，隨風噼啪作響，在冰冷的石板之上散發著些許溫度。我站在那裡，靜靜地注視著。

「願你們從這場夢魘中醒來，」我低語，那聲音幾乎聽不見，「在現實的世界甦醒。」

我朝墓地的出口走去，身後的火光隨著每一步漸漸黯淡，最終徹底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前方是一座小教堂，即便還未踏入，我已能聞到濃重的香薰氣息，自門縫中滲出，彷彿要將外界隔絕於門後。

我推開門。

一座巨大的香爐矗立於小教堂正中央，香煙盤繞，緩緩升騰，沿著石牆蜿蜒而上，如同某種守護的結界。

站在香爐旁的，是一個詭異的男子。他的身形扭曲，雙臂又長又瘦，被破爛的紅布層層纏繞。他的肌膚漆黑如墨，而當我尚未開口時，他那沙啞的聲音便已搶先響起。

「……嗯？喔……你一定是……一位獵人吧。真是抱歉，這香薰把你的氣味遮住了。很好、很好，我一直在等你這樣的人來……這些狩獵之夜，讓大家都把自己鎖在屋裡，只能等著它結束……總會結束的，從以前到現在一直如此。可這一次……恐怕不會有個好結局啊……」

他的話讓我感到不安。他繼續喃喃自語，喉中湧出的笑聲低沉詭異。

「有些人，即便躲在屋裡，也已經漸漸不對勁了。女人的尖叫聲、血腥的臭味、野獸的咆哮聲……現在都算不上稀奇了。亞南完了，我跟你說。但如果你碰見還保有理智的人……就告訴他們這座雅丹小教堂。他們會在這裡安全些。香薰能驅趕野獸。幫我傳話吧……叫他們過來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話……嘿……」

「你是誰？」我問，聲音裡帶著幾分壓抑的警惕。

「喔喔，我只是個住在這裡的人罷了，」他舉起雙手說道，「在這座小教堂裡尋求庇護，也希望其他人能有好下場，嘿……」

我還沒來得及思考，手已經伸向了槍。我拔槍，瞄準他的頭。

「唔啊！哎呀！請、請別開槍啊！」他尖叫著，驚恐地往後退。  
我拉開擊鏈，低聲道：「說出你的真意。不然我就開個洞在你腦袋上。」  
「請你相信我，獵人！我真的只是想幫忙，真的！」他幾乎是帶著哭腔說的。

我凝視著他的雙眼。他的恐懼是真實的——他沒說謊。  
我慢慢地放下武器。

「對不起……只是，發生太多事了。」我低聲說。  
他慢慢挺起身子，拍了拍自己身上的灰塵。「如果你不介意，善良的獵人……等這場狩獵之夜結束後，也許……我們可以成為朋友吧？」他帶著一絲羞赧的笑意說，「我知道我大概不配這麼說……但嘛……我還是想問問你，嘿……我知道不太合適，不過……你就想想看，好嗎……嘿……嘿……」

「好啊，等一切都結束之後。」我回應。

就在這時，我注意到香薰盆後方熟悉的光芒——那是燈火，通往獵人夢境的路。

我走上前，將手放在燈上。

四周的世界開始模糊。

我，再次消失於夢中。

我回到獵人夢境後，筆直走向工坊。格爾曼不見蹤影。遠處，我看到人偶正在花園裡照料一叢純白的小花——溫柔、耐心、恬靜。但現在這些都不重要了。

我來到工作台前。

我小心地將音樂盒破碎的碎片一一攤開。工作台上擺滿了各式工具——顯然是為了打造武器而準備的，而不是用來修復這麼精細的物件。但這些工具已經足夠。

我開始逐片拼湊，仔細地將每一個碎片、每一個齒輪、每一根音針裝回原位。時間在指縫中流逝——也許是兩個小時，甚至更久。

終於，它完成了。

我屏住呼吸，輕輕地轉動那根小小的把手。

熟悉而溫柔的旋律緩緩響起，平穩而完整。

一股如釋重負的感覺湧上心頭。

我小心地將音樂盒放回口袋中。

當我抬起頭時，人偶已站在門邊，雙手交疊胸前，用那一如往常、如夢似幻的微笑看著我。

「你手裡拿著的是什麼呢，善良的獵人？」她問，聲音溫柔如風。「是一個音樂盒嗎？是來自某個重要之人嗎？」

「是我向一位小女孩借來的，帶著一個承諾。」我回答。

「那對她一定非常重要吧。為什麼不還給她呢？」

「我會的。」我輕聲說。「而且我會保護她。」

她緩緩點頭，然後伸出手遞給我一樣東西。

「拿著吧，善良的獵人。」

她手中是一對銀色的小鈴鐺。

「這是獵人之鈴，透過它的共鳴，獵人們可以彼此聯繫。」

我小心地接過鈴鐺，把它們放進音樂盒中，然後輕輕闔上盒蓋。

在回去見那女孩之前，我決定先去找約瑟夫卡。也許她能收留那孩子。不是我不信任那位小教堂的住民……但有個備案，總不是壞事。

於是，我再一次踏上前往診所的道路。

隨著夢境般的轉換，我回到了診所。

我走向約瑟夫卡的房門，輕輕敲了敲。

門後傳來一個聲音。

「喔，您好啊……太好了。讓我請您幫個小忙。您應該很快又要出去狩

獵了吧？那麼，如果您發現有任何倖存者，請告訴他們來約瑟夫卡診所尋求庇護。以我希波克拉底誓言為證，只要他們尚是人類，我會照顧他們——也許，甚至能治癒他們。這種疾病，這些野獸，其實無需畏懼。這一夜將會很漫長。我雖困在此處，卻也應盡一己之力。若您願協助，我甚至願意給予報酬。」

她的聲音聽起來哪裡不對勁。那並不像是約瑟夫卡。

某個人——或某個東西——已經取代了她的位置。語氣過於平穩，過於刻意。她的話語與之前說的彼此矛盾。

門後的存在，絕不能信任。

「我會留意有無倖存者的。」我謹慎地回答。

「動心了吧？那就去吧。」門後的聲音近乎愉快地說道。

我離開了診所。這裡已不再安全——若說真的，它從來就不曾安全過。

我朝著那名小女孩的窗邊走去。

沒過多久，我站在她的門前，卻遲遲說不出話來。

最終，我伸手，敲了門。

「是我。」我輕聲說道，「我可以進來嗎？」

我聽見屋內傳來急促的腳步聲——每一步都讓我的心沉了一份。

「當然可以！我馬上幫你開門！」

伴隨著一陣推動聲，門緩緩打開。  
「歡迎回來，獵人！雖然有點亂，不過請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家吧！」  
我脫下帽子，走了進去。

屋內佈置簡樸——卻溫暖，甚至稱得上是舒適。但窗戶上裝著鐵欄，空氣中瀰漫著濃重的薰香味。

小女孩身穿一襲素白的洋裝，頭髮梳理得一絲不亂。

她領著我走到餐桌旁，我們並肩坐下。

「所以……你有找到我媽媽嗎？或者爸爸……？」她問道。

我還來不及回答，她就看見了我臉上的神情。

「你沒有找到他們嗎……？沒關係，我可以等。早晨總會來的。」

我能感覺到她語氣中悄悄繃緊的失望，

「對不起。」我低聲說道，「他們……不會回來了。」

我伸手進入大衣口袋，取出了那枚紅色寶石胸針。

我把它輕輕放在桌上。

「這不是真的，對吧……？真的是媽媽嗎……？媽媽……媽媽……不要把我丟下……媽媽……回家吧……」

她的啜泣聲從細微逐漸化為悲鳴。

我坐到她身旁，伸手將她瘦小的身子摟進懷裡。

「對不起，孩子。」我輕聲低語，「真的……很抱歉。」

「這不公平……」她一邊哭著，一邊斷斷續續地低語，幾乎讓我聽不清

楚。

我們就這樣坐著，過了很久很久，直到她的哭聲慢慢平息下來。

「我對你父親許下了承諾——我會照顧你。」

我從袋子中取出一枚小巧的銀鈴，遞到她手中。

「這是獵人之鈴。我自己也有一個。只要你搖響它，不論我身在何處，

我都能感應得到。我會來保護你，直到這場惡夢結束為止。」

「真的……無論多遠都感覺得到嗎？」她顫抖地問。

「真的。」我說，「無論多遠。」

我溫柔地解下蓋斯科恩的銀項鍊，替她戴上。

「這是你父親的。戴上它，他也會守護著你。他會一直看著你。所以要

勇敢、要乖，好嗎？」

「我會的……謝謝你，善良的獵人。不過……你可以多陪我一會兒嗎？」

「我會的，孩子。只要你需要，我就在這裡。」

我們一同坐在壁爐邊，我從懷中取出音樂盒，緩緩轉動曲柄。

熟悉的旋律再次響起，柔和而哀傷。  
 遠方仍傳來野獸的嚎叫。  
 但在這一刻，四周是一片寧靜。  
 惡夢尚未結束。  
 但它，暫時停歇了。  
 僅僅片刻——  
 卻足夠了。

## 星際跳躍.. 先鋒的使命

第三名 電子二丙 王以誠

### 序幕：首次跳躍的曙光與陰影

2100年的某個深夜，瑞士日內瓦郊外，阿爾卑斯山的雪峰在月光下閃爍著冰冷的銀輝，靜謐而孤傲。深埋於山腹中的歐洲量子研究聯盟（EQRA）地下實驗室與這片自然景觀形成鮮明對比——厚重的混凝土牆將刺骨的寒風阻隔在外，卻鎖不住室內那股濃烈的緊張氣息。昏黃的燈光灑下柔和的光暈，映著控制台螢幕散發的幽藍光芒，交織出一片詭秘的氛圍。博士艾樂娜·羅德里格斯站在實驗室中央，黑長髮紮成緊實的馬尾，眼鏡後的目光透著疲憊與專注。她輕輕調整了一下眼鏡，手指在鍵盤上飛快舞動，指尖因緊張而微微顫抖——人類歷史上首次小型空間跳躍實驗即將在她手中啟動。

實驗室內，十幾位科學家圍繞著中央的測試平台，沉默中帶著期待，空氣